

# 绍兴书法研究

绍兴书法研究所 编

明代卷

西泠印社 出版社

# 绍兴书法研究

绍兴书法研究所 编

明代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绍兴书法研究. 明代卷 / 绍兴书法研究所编. — 杭州 : 西泠印社出版社, 2016. 12  
ISBN 978-7-5508-1931-3

I. ①绍… II. ①绍… III. ①汉字—书法史—研究—绍兴—明代 IV. ①J292-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8405号

---

## 绍兴书法研究 明代卷

绍兴书法研究所编

出品人：江 吟  
责任编辑：侯 辉  
特约编辑：谢权熠  
责任出版：李 兵  
出版发行：西泠印社出版社  
社 址：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E区5楼  
邮 编：310014  
电 话：0571-87243079  
设计制作：杭州艺镜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 
印 刷：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：787mm x 1092mm 1/16  
印 张：12.25  
印 数：1200  
版 次：201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 
书 号：978-7-5508-1931-3  
定 价：70元

# 序

王志刚

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绍兴，具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建城历史，在这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沿革中，绍兴这个城市始终与中国书法交织在一起，而作为书圣故里和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集序》的诞生地，今天的绍兴，在全国书坛范围内更是产生了深远而独特的影响力。

历史上的绍兴除现在二市三区一县外，还辖萧山、余姚部分地域。谈起绍兴书法谱系，至少要从公元前210年秦始皇“上会稽，祭大禹，望于南海，而立石颂秦德”开始，此石即李斯刻石，亦称会稽刻石，是始皇东巡六大刻石之一，由于系由李斯撰并书，故俗称“李斯碑”。永和九年，兰亭修楔，曲水流觞，羲之始作兰亭集序，一变古法，开千年帖学之新局。献之不让其父，独创“稿行之草”和“一笔书”，将草书书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继有智永僧《真草千字文》流传百代，虞世南位列“初唐四大家”，爵高书显，贺知章诗书并佳，奈何书名为诗名所掩。南宋陆放翁自论其书曰：“草书学张颠，行书学杨风”，朱熹称其“笔札精妙，意致深远”，明人程郇题跋其《自书诗卷》“诗甚流丽，字亦清劲”。元代诗坛领袖，“元末三高士”之一的杨维禎工诗亦工书，融合汉隶、章草的古拙笔意，形成了自己峭拔奇崛、狂狷不羁的独特风格，吴宽《匏翁家藏书》称其书如“大将班师，三军奏凯，破斧缺斨，例载而归”。宋元以降，绍兴书法迎来又一个高峰，首推阳明先生，徐渭盛赞其“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，新建先生乃不然，以人掩其书。观其墨迹，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，使其人少亚于书，则书已传矣”。徐渭本人对自己的书法亦期许有加，自认为“书法第一，诗第二，文第三，画第四”，今人多认为其开启和引领了晚明“尚态”书风。至于刘宗周

千秋正学,无意于书而自成面目,倪元璐新理异态,赵之谦上溯秦汉,下开风气,人书俱老,任伯年以画入书等,一时群英缤纷,名家煌煌,并绵延至当代。

书法流变,亦有其时代风貌与地域特征,孙过庭《书谱》云:“质以代兴,妍因俗易”,后人亦有晋人尚韵,唐人尚法,宋人尚意,元明尚态之论,北碑南帖之别。仅就绍兴而言,二王开其端,智永僧、虞世南继其绪,陆放翁、王阳明合其辙,徐渭、倪元璐异其态,可谓千年帖学,一脉相承。至赵之谦由帖入碑,更以北魏笔法入书,篆隶行融会贯通,书风为之一变,影响达于今日。言绍兴书法离不开二王,绕不开兰亭,所谓“逸少变法晚年乃妙”,这个妙是他做到了将帖学书法推陈出新,确立并开启了千年帖学的标准与格局。所谓“兰亭精神”,核心就是“变”,就是自出机杼,推陈出新。纵观绍兴历史上的书家,这种精神的传承值得注意,他们在艺术风格上往往标新立异,不与俗同,但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吸收,注重对自然世界的关怀。每一个书家所以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,就在于把握了艺术发展的大方向,以一人之成就,影响并引领一个时代。

每年的三月初三,来自世界各地的书法爱好者和中国文化的倾慕者不远万里汇聚绍兴,这是古城绍兴的殊荣,也是文化发展繁荣的体现,是人类社会对于前贤创造的优秀文化的一种情怀。当我们回望历史,那些曾经生活在与我们同一片土地上的前辈们,以他们的智慧与勤奋,谱写了我们值得骄傲的历史,更用楮毫构制的文章与书法,让我们思接千载,视通万里,感慨系之。研究与发展绍兴书法是绍兴书法研究所职责所在,故立意策划一套“绍兴书法研究”丛书,同时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,倡导学术研究的昌明,可谓正当其时。该本收录的都是以明代绍兴书家为研究内容的相关文章,以为丛书的第一卷,接下来将陆续策划、编辑、出版“绍兴书法研究”的汉唐卷、宋元卷、清代卷、民国卷,最终形成绍兴书法研究的一个体系化成果。

是序。

2016年中秋于绍兴书法研究所

# 目 录

- 明代绍兴书法散论 张金梁 01
- 铁笛奇声绝人世  
——杨维桢独特书风的生成逻辑 顾工 14
- 也知造物曾何意，底事人心苦未平  
——王守仁书法风貌探微 杨刚 李传君 37
- 由“不入俗眼”到“后来者居上”  
——徐渭书画名声变化的过程考察 贾砚农 51
- 徐渭的另类解读 许春光 69
- 从“己意论”“天成论”看徐渭的摹古与创作 彭再生 84
- 天成与狂逸  
——也论徐渭书法 徐文平 94
- 晚明尊碑意识与倪元璐书风研究 吕金光 105
- 明末倪元璐交谊考论及书艺评析 马其伟 121
- 倪元璐书画精神趋同性考察 王福权 145
- 激越与坚守  
——倪元璐书法散论 王军领 156
- “刺菱翻跟斗”，八方出锋  
——论倪元璐人品、书品 徐煜 167
- 钝斋读书札记两则 徐颖 178

# 明代绍兴书法散论

张金梁

明时的绍兴府，旧称“会稽郡”、“越州”等，下属山阴、会稽、萧山、诸暨、余姚、上虞、嵊县、新昌八县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，明代许多重要人物出生于此。同样在书法方面，此地也精英辈出，成为整个明代书法发展的缩影，非常值得研究。

## 一、“会稽二肃”

明朝建国初期，重要的文人墨客，大都是从元入明者，如“会稽二肃”，大为时人所称。唐肃（1331-1374），字处敬，山阴人。元至正十九年中浙江乡试，授杭州路黄冈书院山长，转嘉兴路儒学正。华云龙定嘉兴，肃以内附例徙濠。洪武三年召修礼乐书，擢应奉翰林文字，兼国史院编修，后谪佃濠之瞿相山，自号丹崖居士，年四十四卒。《明史》谓其“通经史，兼习阴阳医卜书数，少与上虞谢肃齐名，称会稽‘二肃’。”<sup>1</sup>朱彝尊谓其：“博通经史，旁究阴阳医卜书数之学，兼工篆、楷书。”<sup>2</sup>篆书需小学知识，楷书为通用文字，其所善者，可谓儒士学者字体也。

谢肃，字符功，上虞人。钱谦益谓其“博学负气，坐论海内事，如囊之出物，无所不有”。“张氏据平江，慨然欲见宰相，献偃兵息民之策。又欲荐名有司，入对大廷，一吐胸中之奇，以图国家大利。”<sup>3</sup>由此可见原初其颇负治国平天下之大志，兴趣并不在文艺。“洪武十九年举明经，历官福建按察司佥事，风裁凜然，与按察使陶叵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昉不职，置于法。出按漳泉，有虎患，移文告境内之神，即日遁去。”<sup>4</sup>后坐事被逮下狱而终。谢肃著有“《肃密庵集》十卷，而传本久稀，藏书家罕著于录。惟《永乐大典》中所收肃诗文颇多。其时肃没未久，而姚广孝等已录其遗集与

古人同列，知当日即重其文矣。”<sup>5</sup>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称其“凡一诗之出，一文之就，折衷论议，必当于理乃已。”“其诗虽不及处敬，亦磊落不凡。”<sup>6</sup>《书史会要》谓谢肃“正、草皆宗晋。”<sup>7</sup>可知其似对“二王”书法情有独钟。

元末明初诗家辈出，不少以群体形式面世，如集于吴中的高启、杨基、徐贲、张羽，称为“明初四杰”，后扩展为“北郭十友”，福建也出现了以林鸿、陈亮、高廷礼等为代表的“闽中十才子”，会稽“二肃”当然也是其中的佼佼者。纵观当时诗坛繁荣的原因，归结于元末明初动乱给人们带来的忧患意识太重，而当时的人们的思想束缚较小，于是乎诗书便成为一吐胸中垒块的媒介。明初书法为元代书法之余波，基本呈现出了两大阵营：一是赵子昂的体系，二是康里子山的门人弟子。赵子昂为元代书坛之执牛耳者，其书力学晋唐，不但所创的楷书成为日后在书坛上可以与唐人相提并论的书体，更重要者是他提倡的复古书风，不但校正了宋人“尚意”的片面，而且将尘封已久的篆、隶、章草等书体重新提升到人们学习创作的重要位置，成为整个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，特别是对明代书法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明初陶宗仪著《书史会要》，明末朱谋㙔续之，“二肃”皆以善书收录其中，说明他们当时颇有能书之名，但他们的书迹流传下来的特少，文献记载唐肃工“篆、楷”书，谢肃“正草书皆宗晋”，皆符合赵子昂复古书法的内涵。篆书的复兴及“二王”书法的普及，皆与赵子昂的推广有关，所以说唐、谢二贤之书，当受赵子昂书风影响无疑。从地理上看，绍兴与湖州较近，这大概也是容易受子昂书风影响的原因之一吧。

## 二、字学与篆隶

自赵子昂提倡书法复古后，为了深入学习篆隶书法，人们对字学的重视程度大为提升，明初赵古则在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赵古则，字搆谦，后改名谦，余姚人，为宋秦悼惠王之后。幼孤贫，寄食山寺。勤勉好学，渐有声誉。《明史》载：其“与朱右、谢肃、徐一夔辈定文字交。天台郑四表善《易》，则从之受



《易》，定海乐良、鄞郑真明《春秋》，山阴赵俶长于说《诗》，连雨善乐府，广陵张昱工歌诗，无为吴志淳、华亭朱芾工草书篆隶，搆谦悉与为友。博究六经百氏之学，尤精六书，作《六书本义》，复作《声音文字通》，时目为考古先生。洪武十二年，命词臣修《正韵》，搆谦年二十有八，应聘入京师，授中都国子监典簿。”<sup>8</sup>赵氏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观点，其尝言：“读书必贵识字，故曰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。”<sup>9</sup>由此可知，赵古则之所以重视六书字学，不只是为了书法，也为人们解读经书做基础，故其影响颇大。

由于《明史》载有赵谦应聘修《正韵》之事，所以很多文献引用为真，其实内中还有缘故。明初国基稳定后，朱元璋敕翰林院侍讲学士乐韶凤、宋濂等修定前代文字，洪武八年完成。《洪武正韵·序》云：“凡六眷稿始克成，编其音谐韵协者并入之，否则析之，义同字同而两见者合之，旧避宋讳而不收者补之，注释则一依毛晃父子之旧，勒成一十六卷，计七十六韵，共若干万言，书奏赐名曰《洪武正韵》，敕臣濂为之序。”<sup>10</sup>完成后的《洪武正韵》，之后还不断进行修定，洪武十二年，曾召赵谦参加《正韵》的修定，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载：“洪武十二年命词臣修《正韵》，搆谦年二十有八，应聘入京师，众以年少易之。搆谦亦自信其说不为贵显者所夺，以是不见录。授中都国子监典簿，宋濂独遣其子璲从游，叹以为不及。”<sup>11</sup>是说赵古则虽以修定《正韵》召至京师，但因其年轻气盛固执己见，而没让其参与《洪武正韵》的修定，《续文献通考》也记其“持议不协”<sup>12</sup>而授典簿。也说是说，其所授典簿，并不是修完书后的赏赐，而是借放官阻挠他参与修书。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对赵氏才能十分赞赏，遣儿子宋璲随其学习。宋璲后来官中书舍人，是明初书法名家“三宋”之一，解缙谓其：“小篆之工，国朝第一。”<sup>13</sup>当与跟随赵氏学习六书应有一定关系。中都国子监在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府，赵谦赴任为从八品典簿官，不久便被罢归。后来被荐为琼山县教谕，一直在这没入流的学官上干到老去。

赵古则对书法的鉴定多有心得，王直曰：“永乐之初，余与余

姚柴广敬同被简入翰林，讲学之暇因论及《石鼓文》，广敬为道其师赵搢谦得善本，审定为周宣王时诗史籀所书无疑。……而赵先生之文援引切当辩论精核真博雅君子哉！”<sup>14</sup>通六书精鉴赏，决定了赵氏对于篆隶等写古文字学有关书体的精能，丰坊《书诀》曰：“隶者作于程邈，今楷书之原也。元吴又清、周伯温，国初赵古则得其法。”<sup>15</sup>丰坊的书法修养及功力皆很深，是个难得的全能书家，然为人狂放不羁，对当代人的书法批评吹毛求疵不留情面，所以人们对其多敬而远之。其能对赵古则之隶书如此看重，可见赵氏书法水平决非等闲之辈。

赵古则之后善篆隶者，有叶绶者，字叔章，上虞人，其祖叶砥永乐时知饶州府，“绶遂占籍鄱阳，补郡学弟子员，中江西乡试，授应州学正。绶仪观清癯，学问该博，尤善古篆。”<sup>16</sup>叶氏之书影响不大，而以篆隶书名世者是徐兰。张时彻《宁波府志》云：“徐兰，字芳远，号南塘，其先余姚人。后徙鄞为郡诸生，累举不第，遂潜心书法，正书师锺繇《宣示表》，行草师王献之《授衣》、《天宝》、《节过》、《鹅还》等帖，皆淳古遒劲，度越流俗。尤精六书，考究口画，正其讹谬，作古文奇字，得边鲁生笔法。八分初法蔡邕《淳于长碑》，不失矩度，而晚年参以己，意时人谓其书与程南云并驰，远近求者无虚日。兰亦高自矜负，间有挟势位使与隶致之，辄白眼叱去。曰：‘吾岂祇役者邪！’人以是，益重之。”<sup>17</sup>徐兰年龄应稍大于丰坊，居鄞后二人颇多交往，丰坊谓徐兰之篆书“《续古篆韵》亦遒劲。”<sup>18</sup>而人们对其擅长的隶书则另有看法，都穆《金薤琳琅》曰：“柳公权小字《清净经》予得旧搨本于四明丰解元坊，丰得之乡人徐兰。兰好作隶字，不师汉人，而师宋庐陵朱协极，苏学尝有协极所书《敬斋箴》石刻，字画无法，俗恶可厌，后之人乃有好之如徐氏者，亦其所遭然也。”<sup>19</sup>本来明人不太擅隶书，丰坊曾论曰：“本朝无能分书者，沈度、程南云、金湜辈皆肥浊，而徐兰之杜撰，予固以论之矣。”<sup>20</sup>明人对于隶书的审美观点，多承接于唐人之度法观，徐兰隶书之杜撰，可能也正是其有所创造者，故不得全部抹杀之。

### 三、以“善书”入仕

在明代有以“善书”选仕之例，其始于洪武朝，而大盛于永乐年间。洪武时不重甲科，以荐举入仕者众多，有不少儒士以善书得官，如“胡珽，洪武中以楷书任工部主事”；“刘理，洪武中以善篆书为中书舍人。”<sup>21</sup>永乐时朱棣对善书者更加看重，将四方善书者汇聚于朝廷，动作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的。黄佐《翰林记》曰：“永乐二年始诏吏部简士之善书者，储翰林，给廩禄，使进其能，用诸内阁，办文书。”<sup>22</sup>杨士奇是当时朝廷内阁成员及此事的操办者之一，其论述颇详：“永乐甲申，诏吏部简士之能书者，储翰林，给廩禄，使进其能，将用之清密之地。长乐陈登思孝以篆书先至。”<sup>23</sup>继之王绂、宣嗣宗、夏昶、朱铨，刘素、滕用亨、沈粲、夏衡等一批善书者云集朝廷。当时被征辟到翰林的布衣善书者，很多人没有马上授官，让他们在翰林院等衙门，或帮助抄写处理文件，或在翰林们的教导下对书法等课目进行学习，人们将这些以能书被选入翰林院学习实习者称为“习书秀才”。他们学习一定时间后，朝廷有关衙门需要善书者时，便授以官职，如“永乐十年三月，……擢翰林院习书秀才朱孔暘”、“翰林院习书州判张固、庶吉士胡敬、监生程玖、秀才沈粲、许鹤鸣、王孟端、朱晖、陈宗渊、庞振舒、章炳如并为中书舍人，仍隶翰林院书制敕”<sup>24</sup>。从而可以看出，在永乐中以能书被荐的面较广，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以书授官现象，成为明代书坛的美谈。

以书入仕的主要书体是“楷书”，而以书入仕之人所授之官，基本规定为朝廷以书写服务的事务官，其中以中书舍人最为引人注目。所以后来将以朝廷审美观点为主的流行书风称为“中书体”，绍兴府同样有以善书举荐入官者。如：

马时暘，名暄，以字行，会稽人。幼敏悟，博通经史，兼精丹青术，尤善古篆隶，孝庙初征入华盖殿供御，授锦衣卫镇抚。（《续书史会要》）

杨节，字居俭，余姚人。弘治末以怀才抱德举，已乃以善书直

内殿为序班，书效颜鲁公，更加瘦劲。（《画史会要》）

何洪，上虞人。官鸿胪寺序班，崇寿寺碑，成化十二年翰林国史院编修仁和汪谐撰文，何洪书。（《佩文斋书画谱》）

马时旻能书善画，所以在弘治朝初期被荐举于朝廷，入内官华盖殿供御，授锦衣卫镇抚。从授官的情况看，其主要以绘画为职。因为书画虽然同为艺事，但绘画归匠人一类，地位较低，故授锦衣卫官。而以书入仕者则授朝廷文官，如杨节、何洪分别在弘治末及成化中以善书荐授序班。序班是礼部鸿胪寺下属官员，虽然官阶为从九品，但必竟是礼部属官，非常荣耀。从整个明代情况看，开始时以书授官品级较高，如很多人直接授中书舍人等，后来可能是所选人员多，及重视科举进士者，所以对以书入仕者有了较多限制，一是不能放到行政行列中去，必须从事以书写为主要职责的工作，再者便是授官级别越来越低。“其以儒士起家者，仅得鸿胪序班，九年满，始得从八品。又九年，始拜中书舍人。其途纡迴如此。此后历俸加升，则郎署卿寺便无分别。”<sup>25</sup>此说的是仕途畅顺的情况，有不少仕途不畅者，升迁更为困难。“乐清赵士祯，以钦召入文华殿，然以儒士在直二十年，尚为鸿胪主簿（从八品）。休宁黄正宾，亦以儒士入武英，止鸿胪司宾署丞（正九品）。”<sup>26</sup>由此可知以儒士善书入仕者除特殊情况外，一般升迁较慢，文献所记杨节、何洪为鸿胪序班，很可能他们终身都为此职。

除儒士可以“善书”举荐入仕外，登进士者善书也往往授朝廷近待官，为后来的擢升创造条件。如陈复初，字性善，山阴人。洪武三十年进士，授行人司副，迁翰林检讨。《明史》谓：“性善工书，尝召入便殿翻录诚意伯刘基子琏所献其父遗书。帝威严，见者多惶恐，至惶汗不成一字。性善举动安详，字画端好，帝大悦，赐酒饌留竟日出。惠帝在东宫习，知性善名，及即位，擢为礼部侍郎。”<sup>27</sup>对于科举进士官员来说，不是因善书直接擢升，而是通过善书媒介，让朝廷更多的了解自己的特长和能力。陈性善通过善书让人们知道了其沉稳机智遇事不慌，建文帝在东宫时便闻其名，于是其登基后便将他由从七品的翰林检讨，直接擢升为正三品的礼部侍郎，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少见的。后

靖难战起，性善改官副都御史，阵前监军被执，逃脱后“曰：‘辱命罪也，奚以见吾君？’朝服跃马入于河以死，余姚黄墀、陈子方与性善友，亦同死。”<sup>28</sup>其忠贞气节，令人赞叹不已。

#### 四、阳明书法

明代正德年间太监擅权，宁王宸濠反，平乱的主要人物王守仁与陈性善是老乡，结果则与其断然相反，以胜利告终。王守仁（1472-1523），字伯安，余姚人。弘治十二年进士，正德中为金都御史，巡抚南赣，擒宸濠，封新建伯，官南京兵部尚书，谥文成。王阳明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大哲学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，也是一个在书法上颇有成就的书法家。《绍兴志》曰：“新建善行书，出自《圣教序》，得右军骨，第波竖微不脱张南安李文正法耳，然清劲绝伦。”<sup>29</sup>阳明先生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较多，对比之下可知此评颇为公允。然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：

一是其师法王书《圣教序》的问题，我们现在看到的阳明先生书法，纯为行书者较少，大都是行草书。用笔中锋提按分明，点画精到气息清劲，不急不厉风规自远，结构瘦长意态稍纵，上承下接字势平稳，字距疏朗意味空灵，行气轻松中贯，章法呼应自然，书卷气息很浓，有一种春意盎然吉祥和谐的感觉。其有时用纯草字创作，笔笔清晰，字字独立，井井序然有条不紊，上下字之间罕见连属，而行气贯通，大有先生调兵遣将游刃有余稳操胜券之感。读先生书法心情轻松舒畅，如聆听先生讲道一样愉悦。从先生所传草书来看，其得之于《淳化阁》（或《十七帖》）中羲之草书之笔意最多。

二是关于其“波竖微不脱张南安、李文正法”问题。所谓的张南安是张弼、李文正是李东阳。张弼，字汝弼，号东海，华亭人。特擅狂草书，用笔荒率，骨力稍弱，分行布白颇多奇怪景象，影响很大。因张弼曾官南安知府，所以人们称学习他的这类草书为“南安体”。李东阳，字宾之，号西涯，湖南茶陵人。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入阁为首辅，卒赠太师，谥文正。其诗影响很大，号为茶陵派。其书篆隶楷行草无所不善，篆、隶书功力特深，真行学颜真

卿，而加之隶法，点画平直，结构上紧下松，颇多伸头伸脚之态。其草书学怀素，用笔缓慢，点画变化较小，骨力亦弱，有将其草书归于“南安体”者。谓王守仁不脱张、李影响，主要是说笔力不足结构疏散，这在明人书法中可谓通病。

三是人品书品问题，徐渭《书马君所藏新建墨迹后》云：“古人论右军，以书掩其人；新建乃不然，以人掩其书。今观兹墨，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，使其人少亚于书，则其书且传矣。而今重其人不翅于铍，称其书仅得于铍，书之遇不遇固如此哉。然而犹得号于人曰：‘此新建王先生书也，亦幸矣。’马君博古君子也，哀先生之书如此，其多将重先生之书耶，抑重先生之人耶？”<sup>30</sup>徐渭在此谈到了人与书的关系问题，他认为阳明先生之书成就很高，是因为其人的政绩学问太大掩盖书法艺术。平心而论，阳明先生之书，并没有达到酝酿百家自成一统鼎视书坛的地步，书写水平如他者众多，但很少有人能流传下来，而阳明之书得以流传，应该说是因先生大名的缘故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书以人传，人以书名，二者最后往往合二为一，难分难解。

关于王阳明书法，当年朱长春有跋《王文成手简》曰：“王文成公素所私淑者道德耳，未尝睹其翰墨。今过沈叔敷许会施懋伯，见其三纸与其王父臬大夫西亭公相闻者，法度不尽师古，而迢迈冲逸韵气超然尘表，如宿世仙人，生具灵气，故其韵高冥合，非假学也。右军子孙在会稽书法独不传，文成当其苗裔耶。观其骨气雅有祖风，然而功业昌厥祖多矣。其所未至有以也，不朽之三艺能不与焉？曰？可耳。”<sup>31</sup>朱氏之论很有道理，谓阳明之书“法度不尽师古人”“非假学也”，非常准确深刻。阳明深受儒家常说影响，一直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己任，在学术上创建“心学”，在仕途上多置身军营，对于书法仅为余事耳。但其哲学家的修养及军事家的机谋，自然会溶合于书法的内涵之中，呈现出如此的自然风貌，应该说是“游于艺”的结果。

## 五、草书问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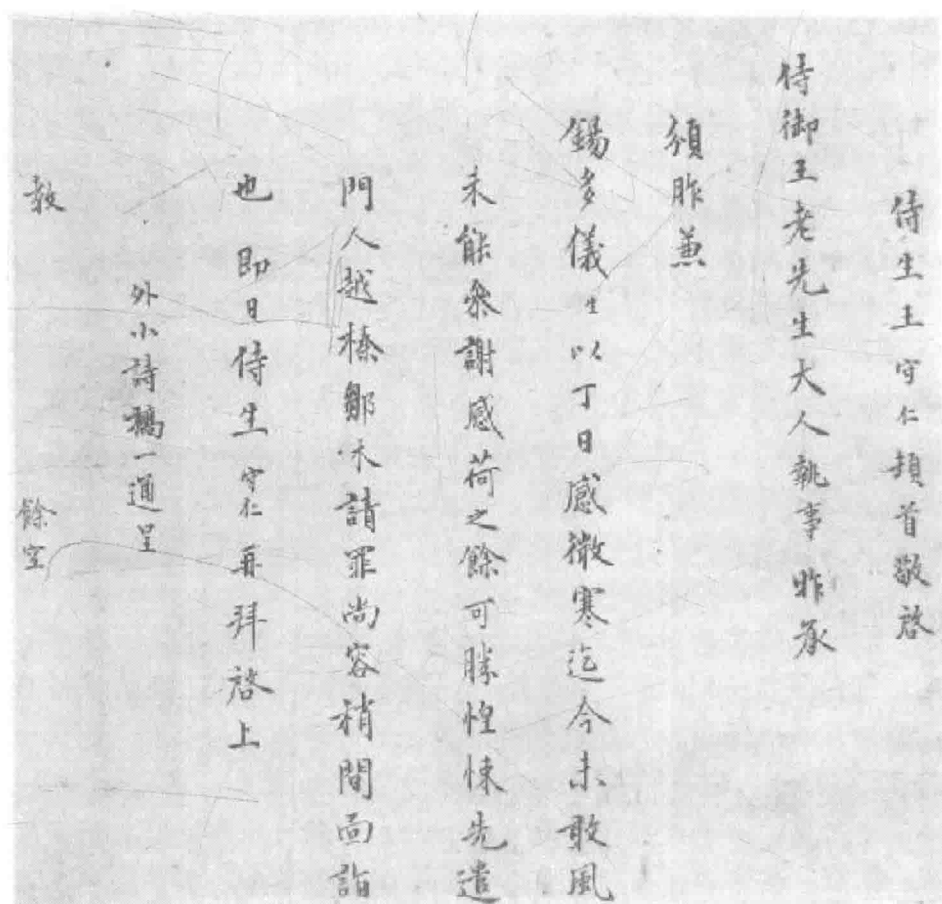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草书，国初洪武年间称“三宋”，其中宋克善章草，宋璠

师康里子山，宋广学怀素。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，人们渐渐远元人而师晋、唐，绍兴府善草者同样也是这种情况。如：

吕献，字丕文，号甲轩，绍兴新昌人。成化甲辰进士，授刑科给事中，孝庙登极命使交趾，弘治十年擢应天府丞，终南京兵部侍郎。诗文冲淡纯粹，善草书，跌宕奇伟。（《列卿纪》）

杨荣，字时秀，余姚人。成化壬辰进士，为户部主事，长于诗，书学怀素。（《分省人物考》）

陆渊之，字克深，上虞人。成化中进士，授礼部主事，出知叙



王守仁《与王侍御(王济)书》页 楷书 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

州府，后参政河南，进右布政使。笃行好学，诗文有古意，书善行草。（《绍兴志》）

吕献、杨荣、陆渊之皆为成化时人，此时正是张弼以草书名世之际，对原先朝野以“中书体”为标准的审美观点有很大冲击。吕献之草书“跌宕奇伟”及杨荣之书学怀素，皆与此时的草书学习风气有关。而绍兴府真正出现的大草书家，应为后来的徐渭。《续书史会要》载：“徐渭（1521-1593），字文长，号天池生，山阴人。幼孤，性警绝。九岁能属文，二十为邑诸生，胡少保宗宪招致幕府，尝命撰《进白鹿表》，世庙大嘉赏。性通脱，好与少年醉市肆中，似玩似傲，人或病之不恤也。于行草尤精奇伟杰，尝言：‘吾书一，诗二，文三，画四，’识者许之。其论书至于运笔，大概仿诸米氏云。”<sup>32</sup>关于徐渭书法，世人研究者较多，大都在挖掘其书法的特殊技法和奇特美感方面做文章，更多的是附加个人观点和独特理解，大都没有真正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他。这需要我们要不厌其烦的通过文献和实物多方考察，去了解徐渭当时影响的大小、学习者人数、收藏者的层面，以及当时人对其书法的评价情况等，这样会对其艺事有更为立体全面认识。历史的看，书家之际遇有三种情况：一是生前书法名气很大，在后世仍然具有很大影响者，如二王、欧、柳等，二是生前书法名气很有大，身后则逐渐淡出书坛者，大部分御用书家都是这样，如明代的沈度及清代的张照等，三是生前书法没有多大名气，而后来有了大名，徐渭便是这个方面的代表，此类书家特别值得关注。

实际上明嘉靖时期，绍兴府善草书而知名者是陈鹤、杨珂等人。陈鹤（？—1560），字鸣野，一字九皋，山阴人。此人家境富庶能诗词善书画，为人颇讲义气，其去世时徐谓正四十岁，徐氏为其作《墓表》，赞其“颖悟绝群，年十余已知好古，置奇帙名帖，穷日夜诵览。十七袭其祖军功官得百户，郁郁负奇疾，弃其所授官着山人服。其所作，为古诗文若骚赋，词曲、草书、图画能尽效诸名家，间出己意，工贍绝伦。”<sup>33</sup>由此可知陈氏是个不眷恋功名而追求自适者，其诗词书画兼善。《绍兴志》谓“鹤真书得晋人位置



法，颇有韵；第太肥乏锋颖。自云出锺太傅，其径四五寸以上者，劲秀绝伦。草效狂素，亦枯硬，结构未密。”<sup>34</sup>杨珂为王阳明的忠实弟子，养母以孝闻，诗书潇洒不群，《浙江通志》载：“杨珂，字汝鸣，号秘图。从王文成讲学，不以科举为事，自放山水间天台四明，题咏殆徧。有一观侧石桥，时为暴涨所坏，珂书‘醉卧石’三字于上，水亦迂道避之，其书法与徐渭齐名。”<sup>35</sup>《绍兴志》谓其“书得晋人笔法。”<sup>36</sup>从当时的情况看，此二人之书名及影响都比徐渭大。如明代晚期的屠隆《书家评》将明代书家分为四等，在第三等中有陈鹤、杨珂，而没有徐渭。还有不少当时的书法批评涉及到陈、杨二位书法，而提出的批评颇多。如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曰：“陈鸣野，初习真书，略取钟法，仅成蒸饼；后作狂草，纵横如乱刍。而尚宝逊业绝喜之。杨秘图珂书，初亦习二王，而后益放逸，柔笔疏行，了无风骨。此皆所谓‘南路体’也。”<sup>37</sup>王氏对于陈、杨之初学路子颇认可，而对于后来的纵横狂放作风嗤之一鼻。更有狂人书家丰坊，对陈、杨二人之书，鞭笞特甚：“陈鹤书如麻风丐子，拥肿秽浊；杨珂书如肱筐偷儿探头侧面。”<sup>38</sup>丰氏之评颇多意气用事，用字遣词亦滑稽诙谐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应该注意的是，当时为什么陈、杨二人的名声比徐渭高？而陈、杨引来的批评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？彼此间有什么关系？这些都值得我们去面对研究。从人们对陈、杨书法的批评不难看出，其主要原因是书写的过于自由狂放。这样我们不难推测出，徐渭书法为什么那时没有被人们广泛认可，可能其在自由狂放方面比陈、杨二者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徐渭书法被人们重视是在得到袁氏兄弟的宣扬开始的。袁中郎谓“文长喜作书，笔意奔放如其诗，苍劲中姿媚跃出，在王雅宜、文征仲之上。不论书法而论书神，诚八法之散，圣字林之侠客也。”<sup>39</sup>最初袁氏兄弟是为了推广他们文学的“性灵说”而抬举徐渭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历史老人逐步将这个不得志的狂士才子身上的尘埃拂去，才渐渐露出了一代艺术大师的神圣灵光。